

春秋合鈔
冊之二

四之九

漢書門			
八	四	一	〇
一	〇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四	書	
五	〇	冊	號
函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0
冊數	10 (2)
函號	275 3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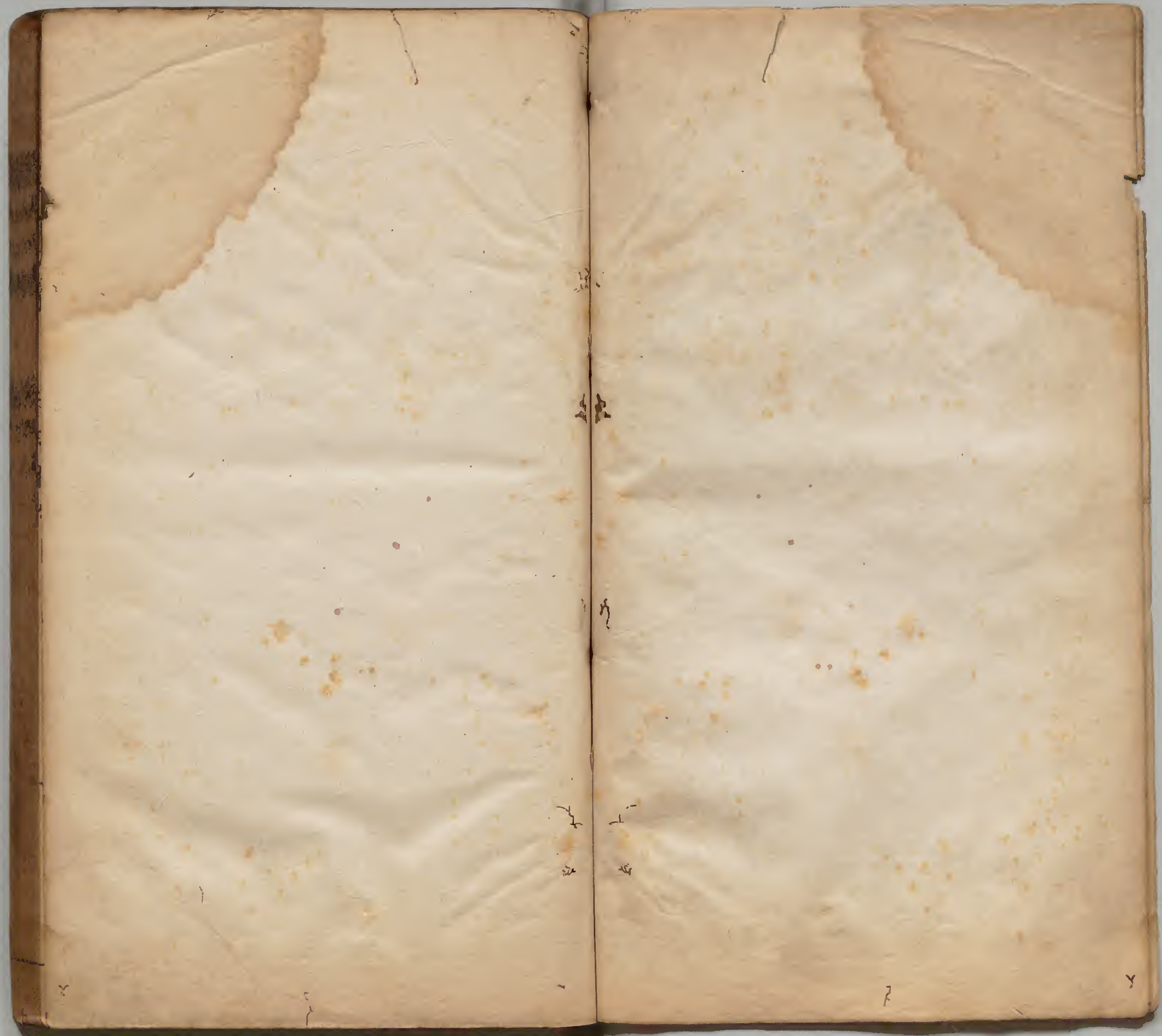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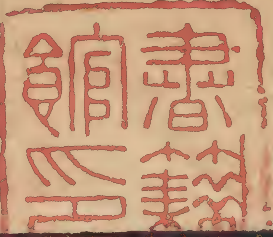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冊三
卷一
春好合





元光因長
星見元狩
因獲白麟
元封回封
禪太初因
改曆天漢
因折雨各
因事而改
年號
董賈亦承
遷正黜色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四



桓公名執史記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母
仲子夫人姜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淺草文庫

九桓
胡元年即位
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
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
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
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十年或
三四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
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

桓公

秦啟言之
所為觀物
遠時也

先將無王
義發透浚
有王義只
一語便明
妙法

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
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
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
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
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
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
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胡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
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
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
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
春秋曷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
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
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其實
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
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毋貴者其說非歟曰此狗

春秋左傳卷四 桓公 二

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
為夫人毋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
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
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
桓罪以示王法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意在假許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
也易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
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易為謂之許田諱取
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易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易為繫
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
少稱邑

胡許田所以易妨也鄭既歸妨矣又加璧者妨薄於許
故也魯山東之國與妨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
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
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



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為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結紡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胡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

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

秋大水書水災之始

冬十月

附左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豔

桓王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

桓公

左○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
 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
 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
 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
 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
 之○皆○死○為○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
 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嚴氣正性
 覆折而已

胡○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
 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
 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
 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
 也○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
 之○大○節○也○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
 而○後○動○於○惡○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
 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
 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

正人君子
 為奸邪所
 畏憚如此

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

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

紕紘。絜昭其度也。藻率鞞鞶。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

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鑿和鈴。昭其聲

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

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

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

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寫強弱吞
併如西

公此取之宋其謂之郟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
 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
 取之故謂之郟鼎感○慨○係○之○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喻○奇○而可以為
 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
 妻媚也妹無時為可也楚王以妹為妻喻其終不可名有也
 秋七月祀侯來朝乃謀伐之歸
 胡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
 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
 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胡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
 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
 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
 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
 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
 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
 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繇可攷也觀春

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八杞討不敵也

公及我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

左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禮也。

附左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

仇其弟以千皐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

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

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

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

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

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

桓公

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故曲沃伐翼。

桓王十三年

春正月

胡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

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贏

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討而乞昏于齊，以為此會。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胡公羊曰：晉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繇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晉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荀卿言春秋善晉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同其來朝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之變始于齊衛，晉命終于吳晉，爭盟自爭盟觀，晉命所謂彼善于此，故春秋善晉命。

胡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于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娶妻必親迎魯侯使公子翬往不重大昏之禮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穀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廟諸母兄弟不出闕

門兩觀也在祭門外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般囊也所以盛帨巾之母及門內施般申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

有年

公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

只一恃字而桓公不

春秋四傳

卷四

十

當有年已
可知矣隱
刺之妙乃
簡

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胡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歎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

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脩之審矣。

桓王十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

魯應狩大
野即則違
常矣

胡何以書譏遠也。我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蒐。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

具○固○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
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
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
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
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賤也於糾何賤乎在周制大司馬
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
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

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
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賤而書名以
見宰之非宰也夫咺賈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
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
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
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
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糾以既封故兼稱
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四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五

桓公二

桓王十五年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公易為以二日卒之、械也、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日死而

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

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

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讓
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憐矣此外相
如爾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
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
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繇所
謂聖人誅意之効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
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

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
政繇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鈞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

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微子丁公世
美丁公太公子顧命謂齊侯以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

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
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

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
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

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

高秩厚禮
允答元功
峻文深憲
責成吏職

桓公

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狗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

桓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

叙軍事便如均敵當時不知有天子矣何待射王中肩也

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

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

五人為伍。以伍承偏之隙。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

鼓。將之。麾執以為號。今者大。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

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

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

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胡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

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此書雩之始

諸侯雩山川今為壇雩五方上帝而配以先帝諸侯用歌舞今自鞞鞞以至祝故皆

左書不時也凡祀放蟄而郊建寅月龍見而雩東方七宿為蒼龍建巳月見始殺而嘗建酉月天地始閉蟄而烝建亥月昆薦者眾故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烝祭宗廟過則書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公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早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胡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

桓公
四

作僭甚

唐玄宗定
內外官使
出入常均
詠為恒式

春秋左傳

卷五

冬州公如曹

冬州公如曹。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桓王十六年

春正月寔來

公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

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哉也謂之行過無禮

胡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強陵弱衆暴寡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

春秋左傳

卷五

桓公

五

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附左

楚武王侵隨，使躒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季梁可謂知兵矣。鬬伯比高識，又出季梁之上。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晉存也謂其畜
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蠱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
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
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
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
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
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難也

附左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
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
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師公之未昏於齊也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
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
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

論却有識
處功名之
際宜法

鄭忽詐齊
魯人懼之
故以非時
簡車馬存
不忘亡安
不忘危之
道謂柯

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

八月壬午大閱。書大閱之始

胡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

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蔡人殺陳佗

公陳君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

三四字一轉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殺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

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熹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

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

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不言于蔡故不地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同桓公子也

左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以禮接夫也卜士負之

負之以射士妻食之乳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名公問名

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

為信若唐叔虞以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昌以類命為象若

子首象取於物為假若伯魚因人取於父為類有與不

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

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

僖侯廢司徒廢為宋以武公廢司空廢為先君獻武廢

二山具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也類命之曰同

公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

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

子曰其諸以病桓與莊公毋文姜淫于時曰同乎人也曰齊侯

穀疑故志之齊襄疑非公之子時曰同乎人也曰齊侯

于他人**胡**嬭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賢可禫則以天下

為公而不拘於世。子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胡按左氏會于郕。咨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弑君之賊。人之所得討。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桓王十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地名。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掩群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

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待之以初也。

胡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

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

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

姓者比焉。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

獨於秋冬關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

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

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

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

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

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

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關焉，何也？桓弒隱公而立，

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

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
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漫能用刑也雖方伯連帥環視
而未之恤猶有望者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
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
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

桓王十八年
六年
春正月己卯烝

公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嘗冬曰烝常事
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

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
冬不裘夏不葛

胡按周制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
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
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
自夏焉然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
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
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摯而烝為
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胡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故歸罪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胡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

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顛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附左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蘧章讓黃楚

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携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

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

春秋時何知兵者之多也立論簡與後世談兵手口不能如此

春秋四傳 桓公 十三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高職是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

秋伐邾邾不修舊好也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始書遂

胡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易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

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為之節者宜使節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而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桓王十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

凡群妃御
女之法九
嬪以下凡
此御于王
所卑者宜
先尊者宜

漫女御八
十一人當
九夕世婦
二十七人
當三夕九
嬪九人當
一夕三夫
人當一夕
后當一夕
十五日而
編

禮曰臨樂
不誤

卷五

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
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
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各有
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
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父有諍子
則身不陷

胡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
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
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
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
述職也。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
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
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
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
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

卷五

桓公

十五

于不義射
姑廣曹伯
之命可也

卷五

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為
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結○得○斬○然○已止也。止使朝之命則
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
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

胡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易稱守貞者十
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胡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
而從齊鄭，於是乎有即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
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為齊人餽諸
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
衛師助之。

春秋傳

桓公

十六

胡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總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即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五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六

桓公三

桓王十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即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附左楚屈瑕將盟貳軫

二國名

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

歷觀春秋
時用兵能
明離合兩
字

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闔廡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
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郟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
加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聞志若敗鄭師四邑
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
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于蒲騷卒盟而
還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
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

故誘祭仲
而執之

公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
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
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
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
為我出忽而立突外甥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
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

春秋何書
安可以生
死存亡世
情語回護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
 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
 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
 子不為也○

胡祭仲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
 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
 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
 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
 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

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
 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
 有國○繇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
 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

突歸于鄭

胡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
 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
 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
 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

桓公

桓公

三

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此書奔。

胡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擇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

亦其有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于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為。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大夫會盟之始。柔魯大夫未命者。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胡臣與宋公盟于柝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桓王二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辭平故與鄭盟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春秋左傳

卷六

五

胡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附左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春 十桓 一年 二十有三年

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

附左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為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

反語以聽
君之悟于
不可必之
天又待一
人從旁系
疏危矣
入但知禁

春秋左傳

卷六

六

姪伯楚不
知更有鄰
曼

春秋四傳

卷六

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郟。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狐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易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

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即何以地。即猶可以地也。

胡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

春秋四傳

卷六 桓公

七

春秋左傳

卷六

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懼大國而幸勝。為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桓王二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胡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

夏五

穀。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

將聖語解
聖經忽生

春秋左傳

卷六 桓公

八

五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修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胡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典確不必言舊秀古雅當在左國之上

穀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蕪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蕪甸謂三宮米必待甸師致粟今乙亥去壬申三月必非甸師致粟而米之故知為災之餘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報宋之戰也

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
 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
 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
 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
 用以伐入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桓王二十三年崩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穀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

社絕取與

多少妄念

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胡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克費不
 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
 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
 曰求垂後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
 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
 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
 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
 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

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

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也池公載以出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胡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聖人

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

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

臣乃其自取為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易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

出惡婦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

出入無惡

許叔入于許

胡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

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

胡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為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

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羨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音修

胡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隣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

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莊王十有六年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鄭謀伐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

釀賞如商
鞅一流人
重罰如趙
高一派人

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釀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繇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致伐之始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葦，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衛侯朔何以名，絕易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

諸侯有疾稱負茲托疾而止不就罪也

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齊陰齊屬也負茲舍不即也罪爾

莊王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尋莒之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齊魯交兵之始

左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胡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胡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

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亦異於衆人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天子。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底平也。謂平曆數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莊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

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人

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

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詩人所以
刺南山也

附左秋齊侯師于首止子疊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

齊人殺子疊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

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

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

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

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六

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公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請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擗。斡。斡以手。斡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胡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遂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天。王將嫁女于齊。命魯主昏。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于周。俾先至于魯。而後往歸于齊也。

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

設問數語
未始不當
但須有漢
仇之心耳

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宮壘。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桓篡弒未嘗入朝。受命王命。主昏。故追錫以寵之。

胡啖助曰。不稱天王。罷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

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邢鄆郚

此書遷之始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民有其地曰遷

胡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眾以迫之為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而罪已見矣

莊王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

胡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繇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寫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

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會其

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復載所不容也

左書姦也

乙酉宋公馮卒

莊王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會仇讐伐同姓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穀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

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為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忘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

言魯近周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有崩必志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子之子也可尊者

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故稱天子其曰王者衆人卑故稱母子

精言微論
出題之外
令人想見
題中之妙

民之所歸往也。

胡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

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

年矣。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季紀侯弟

胡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

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

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

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

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不

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

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

所以無貶乎。

冬公次于滑此書次之始

左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

宿為信，過信為次。

胡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

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

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莊王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附左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尸陳也荆亦楚也更

也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

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

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

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音胡令尹鬬祈莫敖屈重

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

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厲遇于岳紀取

此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

胡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於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十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

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諧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分半也師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

紀侯諸齊
哀公于周
夷王烹之

莊公

重複之詞
各有意味

曰不可國何以可國若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怒也遷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胡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奢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

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鄣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弑魯君。滅其婦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易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

狩也。前此者有事矣。伐溺會齊師。後此者有事矣。師及齊師圍郕。

也。是則易為獨於此為讐。於讐者將壹讐而已。故擇其重

者而讐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於讐者則易為將壹讐

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讐。不可勝讐。故將

壹讐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

何為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莊王五年

八年

春秋四傳 卷七 莊公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邾黎來朝書名未

胡邾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

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邾黎來

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

邾子益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朔

莊王六年

春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始此

胡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

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

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

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

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

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

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

祝冊事見
桓公五年
射王中肩
請追事

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
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冊○者○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
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
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
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
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衰○焉○不○知○其○本○不
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秋公至自伐衛

胡○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
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
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
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
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
之○情○見○矣○

輿

春秋傳

卷七 莊公

十二

冬齊人來歸衛俘齊主納朔故朔以寶穀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胡按商書稱遂伐三朥音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黨篡逆以要厚賂如天下笑何

三甥不能使鄧侯自強其國而徒為成賊之謀從楚文可得而殺安知後者無滅鄧者

附左楚文王伐申逼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吾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莊王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下字用白
脫換轉接
之妙似有
意似無意
又言又傷
一錯者又

紆回名極
其致

公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反者復其位也○星反在半夜之
也○後則知不見之時是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
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孔子未
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修時
穀○恒○星者○經星也○日○入○奇語
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
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
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
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
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于

地者○則是○雨○說也○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
于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秋○大○水○無○麥○苗

胡○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

見○王○者○之○心○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七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七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八

莊公二

莊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
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
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
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
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

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胡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繇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

乎

秋師還

胡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若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若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



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胡無知易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無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

庶子匹嫡猶且不可况兄弟之子乎

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弑其君諸兒

左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碎事委曲湊泊而又極簡吏選無處着手

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遊於姑楚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

徒人費不
以受鞭舍
怨反為致
死孟陽居
牀代公見
殺皆奇士
也

春秋四傳

卷八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字○奇○甚○○徒○人○
費○獵○反○責○取○所○失○之○屨○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
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替○信○之○費○請○先○入○
伏○公○而○出○闕○也○伏○告○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
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
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
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
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胡春秋重死節之臣而費與紛如其不見于經何也如

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脩
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
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
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
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
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繇親賢人遠小人所以
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户下繇親小人遠賢
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于溝瀆而莫之
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春秋四傳

卷八

四

莊王十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雅廩殺之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盟納子糾也糾母魯女故管召奉以來奔

胡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

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

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

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

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

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桓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桓公自莒先入

胡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

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

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

為世子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

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

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召忽死

於子糾為傷勇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胡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讐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公喪我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忌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讐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忌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大膽識開
漢高蕭何
一派眼光

盟之時宜
納糾矣而
不納轉渝
盟伐齊而
納之淺聽
齊請而殺
之不知公
抑何心

左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高侯齊卿言使相可也公從之仲才過之
穀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胡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

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嚴怒焉。不宿怨為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

冬浚洙

公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薛殺子糾也。

胡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

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莊王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獄通于兵
微矣執忠

之屬一語
孫吳說不
出

春

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
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
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
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不相接，
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
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

三月宋人遷宿 此始遷國

胡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
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
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

春秋左傳

卷八 莊公

八

里。刈。新。徙。之。遂。糴。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

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

臯比以虎皮蒙馬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胡齊宋輕舉大眾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

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

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入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此荆楮夏之始

左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

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

莘以蔡侯獻舞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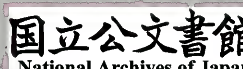
公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

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易為絕

從解荆字
說到蔡侯
何以名妙
通天成

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
 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
 胡。蔡侯何以名絕之也。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國君
 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為虜甚矣。春秋之法。諸
 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
 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胡。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

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
 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
 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
 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
 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
 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
 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
 氏。吳伐徐。徐子斲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
 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絕之也。春秋之義。雖



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

莊王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未陣而薄之敗諸鄆

秋宋大水

左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染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為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

御說後為
宋桓公

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胡凡外災告則書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胡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

感言為禍
可不戒哉

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
 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
 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春秋書王姬侯女
 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附左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夫射南宮長萬公右欵孫
 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
 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莊王十有二年
 五年崩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胡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鄫者以宗廟
 在鄫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
 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
 是故其歸于鄫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
 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
 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
 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
 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公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其

不畏疆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為莊公所獲

婦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

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

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

曰此虜也爾虜為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

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劔而叱之萬臂

擬仇牧碎其首擊側手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疆

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孫以曹師伐之

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

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

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

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

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

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并醢猛獲

宋去陳二百六十里一日而至見萬之多力

僖王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平宋亂也衣

胡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

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

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

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

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不魯北杏齊滅而成之

胡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恐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惜不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

曹以念管
以義兩人
伎倆大別

春秋四傳

卷八

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
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汝陽之田管子顧曰君
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
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胡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當其身則釋怨不
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郟納子糾故聖人詳

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
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
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
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

僖王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
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
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

春秋四傳

卷八

十五

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夏單伯會伐宋

胡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聖人之情見矣。

附左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

傅瑕之謀
大類祭仲

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子儀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闔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發以取之。妖繇人興也。人無釁為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衷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為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音石宗廟中
歲主石室

杜稷有主。而外其心。其

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而敗于莘故譽息媯○之○美○以○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婦○生○堵○。告○楚○文○王○。玩此二字益見死節之難及○成○王○為○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

戲曰新譽曰繩古語如此甚多今失其解矣

仇可謂奇特

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宋服故也衣裳之會二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八

春秋四傳

莊公

鄭人侵宋間諸侯伐邠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鄆之會鄭之反覆于齊楚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
胡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

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僖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宋故也

秋荆伐鄭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楚伐之為不禮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鄭成也衣裳之會四

胡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伏羲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果以桓為讐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

僖王五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胡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益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 夏遂曰：氏領氏，工姜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胡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



楚雖三戶景昭可以亡秦固是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胡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

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

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

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

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

受其通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惠王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其來

胡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

之也為國無武備故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

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獸或短狐一名射景在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

春秋左傳卷九

穀一有^奇一亡曰有或射人者也

冬十月

惠王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附左巴人伐楚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大楚

閻激之使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

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事奇而葬于經皇初鬻拳

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

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閻謂之太伯

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

臣子有此亦可滅章疏大半

齊也傷教害義何以為臣

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子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鄆之巨室嫁女子于陳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未

審得盟與否故以媵婦為名得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

盟則盟否則止此行有辭也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

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

陳人之婦略之也為遂事假錄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春秋左傳卷九 莊公 五

胡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

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

夫人姜氏如莒

附左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石速士也。只稱五大夫。冬齊人陳人伐我西鄙。此見伐之始。

王室有如許大事齊桓竟不聞之乎

胡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惠王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附左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鄭伯之論未幾而王子頹及五大夫果見

殺則其言驗矣奈何鄭伯效尤終亦取咎豈其不自知與

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子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齊桓始舉攘夷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四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子文公捷立

左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
 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
 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
 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此傳結正
 過無前案

胡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
 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
 名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
 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
 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

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於垂者乃厲公
 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
 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附左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玆音玆地王與之酒泉鄭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輦鑑予之輦帶而以虢公請器
 王子之爵鄭伯繇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五年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執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斯得春秋之首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此書專殺之始

左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

宣公子宣公欲立陳公子完，嬖姬子款，故殺之。

仲敬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

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

官。謗請以死告。告免齊卿之位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

風致蕭然 詩家妙品

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夫陳大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為之浚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

奇大變化之極

解易之詞燦然可觀

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仲五世孫其後亡也成子得政仲八世孫陳常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春秋左傳 卷九 莊公 十

惠王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公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陀也

祭叔來聘

胡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

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

穀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

為尸主也主無事不出竟

胡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

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

會之受命為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

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國語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權而烝納要也

荆人來聘楚交中國始

穀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胡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

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

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

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

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

人之心為心。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

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者服矣。春秋謹

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以者。故書法如此。

史記楚熊惲殺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成王即位。

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

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胡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

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

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

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殺○禮○天○子○諸○侯○黜○堊○大○夫○君○士○黜○丹○楹○非○禮○也○
黜音惡堊音惡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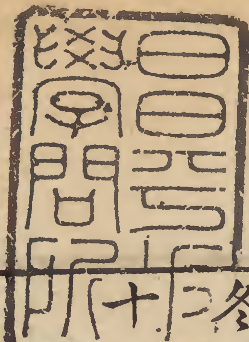
也黜音愉黃色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九

文化己巳



春秋四傳

